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鬼王踢死白額虎

卻說仁宗在位四十一年，英宗在位四年，國泰民安，邊禍不作。及神宗即位，熙寧五年，西番新羅國侵犯邊境。新羅國王姓李，名高材，勇力超群，因新納西夏一人，姓張名奉國，其人生得身長二丈，腰闊二十圍。兩額突起，眼似金星。兩肋生有八臂，人號為八臂鬼王。時一日，眾獵夫趕出一白額猛虎，團團圍定，吶喊射之。那虎乃神虎也，箭到其身，紛紛墜地，並射不入。張奉國正往那打圍之處經過，聞吶喊聲，乃問手下人曰：「前面吶喊做甚勾當？」手下人對曰：「獵夫吶喊打虎。」奉國曰：「人常道虎能食人，我實不曾見。待我前去看之。」遂下轎來，步入圍場看之。那虎被獵夫射發了性，咆哮跳起咬人。忽跳在奉國面前而來。手下人慌忙扯奉國曰：「老爺快走，毋被所傷。」奉國曰：「有何害，待這畜生近來，我踢死他。」手下人驚得走了。那虎將近來，奉國行進幾步，迎著伸腳一踢，將那虎撇在半天，恰似踢球一般。那虎大吼一聲，跌落於地，寂寂不動，奉國近前看之，只見那虎七孔鮮血迸流，遂手招眾獵夫言曰：「虎已死矣。汝眾人近來，拾去剝皮。」眾獵夫近前跪拜，言曰：「老爺是個神人，今日感謝除了這惡物，不知被他傷了多少的人。」眾人抬回，剝了皮，割下其肉，合計重八百餘斤，不在話下。卻說張奉國一日早朝畢，李王謂之曰：「咱國年年進貢大宋，使人入其朝，每被廷臣恥辱侮慢，咱甚羞愧。細想起來，彼人也，我亦人也，吾何畏被哉！咱今欲興兵爭奪中原，以雪往日廷臣恥辱之仇，卿有何策教咱行之，謹奉社稷以從。」奉國曰：「臣部下有一人，姓夏名雄，力能拔山舉鼎。所射之箭，百發百中。使一柄大斧，約重九十餘斤。揮動可敵萬夫。乞主上封為先鋒。小臣不才，願為總督，統領十萬雄師，出攻莫耶關，以取宋之都邑。」時有一老臣，姓許名武，急諫曰：「不可。大宋民心歸順，一統山河。材官若雨，策士如林，何當輕聽於彼，便謂破之易易？主上不聽臣言，妄動刀兵，惹起宋朝征伐，必有覆亡之禍。」李王未語，奉國答曰：「老丞相有所不知，天下久治，戎事俱廢。大宋昔日之良將，皆已凋謝。今掌兵權，居邊鎮者，皆膏粱子弟，聞吾兵驟進攻打，心寒膽戰，望風逃竄不暇，尚敢來爭鬥耶？然此時亦天與之，人能順天行事，未有不昌大其國者也。」李王聞說大喜，遂不聽許武之諫，乃封張奉國為伐宋總督行營無敵都管頭，封夏雄為前部開路威武大酋長，即日領率部落十五萬殺奔莫耶關而來。許武因諫不從，出朝仰天歎曰：「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我國歷代好好的，納此叛賊，將金甌打破，使我輩無葬身之地。」遂回家削髮為僧，雲遊四海去訖。

卻說莫耶關都指揮使羅練正升庭問事，忽報新羅國李王興兵來攻莫耶關，聲言要奪大宋天下。羅練大驚，一面著人築關防禦，一面著人回汴進奏。使人星夜到了汴京，正值神宗設朝，使人直進奏知神宗。神宗聞奏，驚問郡臣：「誰能領兵征剿新羅反寇？」忽一人出班奏曰：「臣願領兵前去討之。」神宗視之，乃右丞相張茂是也。神宗允奏，下命封張茂為統兵征西大元帥，令往團練營操演軍兵，精選十萬勇猛之卒前去征之。張茂領旨，往團練營中選擇軍兵，遂試得胡富勇力過人，武藝極精，乃以先鋒印掛之。查點眾軍，載定名姓，號令明日五鼓起行。吩咐已完，回府歇息。

繞道從無佞府前經過，喝道者禁聲跪下稟曰：「前面是無佞府，凡大小官員人等，俱要下馬經過。」張茂喝曰：「胡說！」端坐馬上，喝令眾人敲金鳴鼓而過。

卻說楊文廣年已六十，正在書館訓誨諸子兵書戰策。其長子曰公正一郎，次曰唐興二郎，三曰彩保三郎，四曰懷玉四郎。時文廣講談方罷，忽聞府前動張樂器，乃喚守門者進入問曰：「何事府前大張響器？」守門人對曰：「張茂丞相下營選軍出征新羅反賊，今從此回，令眾軍鼓樂而過。」文廣聽罷，乃曰：「小小丞相，今日才統大軍，不勝誇耀，且尚未曾臨陣，勝負不知何如，遂敢這般做作，殊不曉這樣風色，我老楊做得不要的了。」言罷，謂諸子曰：「我當時因無子息，可奈狄青百節生計，謀害我們，後遂化鶴回家，埋名隱姓，生下你兄弟姊妹。幸今都已長成。一則朝廷優待吾門，二則男兒志在四方。你兄弟當奮武揚威，報效朝廷，不墜祖宗聲聞，使老父得睹赫奕功業，死亦瞑目。汝看今日張茂欺俺家無人，方敢如此無禮。」言罷，四郎懷玉告曰：「兒今去張丞相處求掛前部先鋒印以報效朝廷，爹爹說可否？」文廣曰：「汝素無名，他怎肯即授此職？但去做個散騎，出戰之際，顯些能幹，斬將奪旗，方才他肯任用。」懷玉曰：「若做散軍，辱了宗祖。爹爹放心，兒去自有方略，定要奪了先鋒之印。」文廣大喜曰：「此子有些膽略，日後或者能幹得些事業出來。你去只要謹慎而行。吾觀張茂，卻非良善之輩。」懷玉曰：「爹爹何以知之？」文廣曰：「我這府前，是聖旨著落官員人等至此下馬。今觀此人，才統三軍，昂昂得志，自謂不世之奇逢。今過我府門前而不下馬者，非欺我家，乃是欺朝廷。豈有欺朝廷之人而非狼心狗行者乎！」懷玉唯唯領諾。

次日五鼓，懷玉辭別父母兄妹，披掛上馬，竟到張茂府中訪問。張府人說已領兵出城去矣。懷玉即追趕出城而去。既趕到十里長亭，只見眾官在長亭上與張茂餞行。有詩為證：

山嶽儲精膽氣豪，旌旗彩色映征袍。

長亭餞別行營處，一劍橫凝欲息濤。

卻說張茂領兵出了汴京，行至西門十里長亭之上，只見眾官遣人來稟曰：「列位老爺在官亭上與老爺餞行，請暫駐征驂。」張茂即命軍士暫止官亭路上。乃下馬直進亭上，與眾官相見。禮畢，各官依爵坐定傳杯弄盞，奉勸張茂之酒。

卻說懷玉趕至官亭，只見眾軍紛紛屯止於道，遂向前問曰：「張丞相在那裡？」軍士曰：「在前面亭子上飲酒。」懷玉曰：「飲甚麼酒？」軍士曰：「滿朝官員與丞相餞行。」懷玉聽罷，直到官亭邊與護衛軍言曰：「替我稟上，外面有一將特來求掛先鋒印。」軍士喝曰：「你是甚麼樣人？有甚麼本領？敢來求先鋒印掛。」懷玉曰：「你莫管他，只替稟上就是。」軍士不答而碎之。懷玉喝曰：「狗儕，我自去見來，罕希你稟。」軍士攔擋，一拳一個，打得五花六花，抱頭亂竄。直搶進亭前跪下。張茂問曰：「汝何人也，敢打軍士，搶入筵前？」懷玉曰：「某乃楊文廣四子名懷玉也。」張茂曰：「胡說！楊文廣昔年化鶴昇天去了，哪討兒子？」懷玉曰：「昔因狄太師欲謀害吾父，故吾父化鶴歸家，埋名四十餘年。昨聞丞相領兵出征，特命來助丞相，望乞收條。」張茂一聞文廣還在，恐神宗知之，遣來奪了元帥之印，遂大怒曰：「欺君罔上賊子！該死該死！詐死三朝不出，即受萬刀之誅，猶有餘辜。待明日奏聖上，先誅此賊，然後出征。」喝令左右將懷玉綁縛，推出梟首。眾官勸曰：「丞相息怒。他既是楊府子弟，必能戰鬥。不如帶往軍中，令他出陣。若能擒軍斬將，以功贖罪，饒他一死。如不能為，斬之未遲。」張茂曰：「他正恃是楊府子弟，故敢如此逞凶，擅打軍士，搶入軍圍，有犯軍令。然又欺藐我等，情實難容，怎生饒得！」眾官苦勸曰：「丞相才出兵，先斬本國之人，其兆甚為不美。」張茂遂曰：「看列位大人份上，饒汝之死。」令左右休放，帶到行營聽用。眾官各散。是日天晚，張茂命軍士紮寨歇息，來日起行。

卻說周王乃神宗親弟，立朝正直無偏。是日正出西門圍獵，見一起人短歎長吁，唧唧噥噥而來。周王命人喚近前來問之。那人跪下言曰：「楊文廣詐死在家，生有一子，勇不可擋。今竟到張丞相處求掛先鋒印。張丞相大怒，說他不應搶圍，有犯軍令，喝軍士綁縛推出斬首。」周王聽罷，大驚問曰：「斬了沒有？」那人曰：「眾官苦勸，方免了。只恐散去，晚間斬之。」周王令眾人起去，心下忖道：「張茂怎能出征？日前我已欲奏聖上，別選良將領兵，未得其人。今他正宜招募英雄克敵，緣何有此等勇猛之士，又欲斬之？想必聽得文廣未死，怕來奪了他的兵權，故先斬此子。明日復奏文廣詐死欺君，激怒聖上斬他。此賊必是此意。」乃慌忙策馬往官亭來看。時已黃昏，只見數十人綁一後生推出來砍。那後生大叫曰：「你今砍我，我得何罪？」周王驟馬向前，喝散軍士，令從人解了綁縛，問曰：「汝是誰？張茂因何斬汝？」懷玉一一訴其情由。周王曰：「你乃我家之甥，我若不來，好冤屈也。」於是將從人之馬與懷玉乘之，帶到府中歇息。次日以其事進奏神宗。神宗曰：「楊府之將，人人英勇，歷歷可考。張卿何不用之，反行誅戮？」周王奏曰：「臣逆料張茂之心，恐陛下知文廣未喪，宣來代他行軍，奪了兵權，故先斬卻懷玉而復奏文廣詐死

不出，欺君罔上，激怒陛下斬之。」神宗曰：「恐張茂未便有是心。」周王曰：「嫉賢妒能，常人之情，大抵然也。陛下何以不信？少頃張茂來奏，此段情節便見之矣。」不提。